

王启明 依萍 选编

外国军事文学精品

WAIGUO JUNSHI WENXUE JINGPIN

小说篇

(二)



军事谊文出版社

外国军事文学精品

小说篇

(二)

王启明 依萍 选编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军事文学精品·小说篇 (二) / 王启明等编.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3.1

ISBN 7-80150-253-1

I. 外… II. 王… III. ①军事文学—作品综合
集—世界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近代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0835 号

书 名: 外国军事文学精品·小说篇 (二)

主 编: 王启明 李公昭

副主编: 张 丽 李迎丰

选 编: 王启明 依 萍

出版者: 军事谊文出版社 (邮编: 100011)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谊文印刷装订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0.75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80150-253-1/E·76

定 价: 19.50 元

序 言

战争,这个人类社会的怪物,根据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笔下的记载,最早的战争距今大约已经四五千年。西班牙勒文勃岩画所反映的战争,则发生在中石器时代,距今已有一万年之久。

在战争中,交战双方由肉帛相见,逐步发展到使用刀枪剑戟,也即我国所谓的“以石为兵”、“以玉为兵”的冷兵器时代。待到 10 世纪火药用于军中,开始了冷、热兵器并用时期。17 世纪以来,步枪、机枪、坦克、大炮、舰艇、飞机相继登上战争舞台,唱起了主角。最近六十年来,原子弹、导弹、精确制导武器等等的出现,更把战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战争当然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它造成的生命的毁灭、财产的损失则是共同的。它既制造了惨不忍睹的场景,也铸就了波澜壮阔的舞台;它既生产了无数狂人战犯,也孕育了多少英雄豪杰。恰正是“古来征战几人回”;“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此情此景,此人此物,也促使人类历史上难以数计的文人墨客,以其丰富细腻的感情,敏锐深透的观察力,引人遐思的想像力和扣人心弦的笔触,写成了一部部、一篇篇千古流传的小说、散文;留下了一句句、一条条激人奋进的名言、警句。

为了让这些力作、精品能够更加广泛地流传,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对军旅文学的爱好,我们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解放军外语学院的专家学者们合力编著了《外国军事文学精品》。他们耗费无数时日,涉猎于浩瀚书林,广泛搜索,精心选择,复以画龙点睛式的评注,缀成本书,以飨读者。我们真诚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填补外国军事文学出版方面的空白,能够激起广大读者对外国军事文学的兴趣,从中汲取有益的养料。

最后,在这套丛书中我们选择的文章是我们认为是精品,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它很难囊括外国军事文学中的全部精华,只能留待日后再予订正。敬希读者见谅。

主编 王启明



目 录

1	序言	王启明
1	无形的压力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张玉书 译
41	没有被征服的女人	
	[英国]威廉·萨姆赛特·毛姆	瞿昭旂 译
74	德国军团里忧郁的轻骑兵	
	[英国]托玛斯·哈代	陈焘宇 译
95	跟儿子会面	
	[吉尔吉斯斯坦]钦吉斯·艾特玛托夫	
		程 文 译
113	一个人的遭遇	
	[苏联]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	
		草 婴 译
150	磨坊之役	
	[法国]爱弥尔·左拉	李棣华 译
183	两位未婚妻	
	[匈牙利]约卡伊·莫尔	冯植生 译
213	一只黑手套	
	[阿根廷]胡安娜·曼努埃拉·戈里蒂	朱景冬 译

2

236	直到最后一人	
	[德国]卡尔·蒙德施托克	陈 珊 译
260	美洲豹三十三号	
	[危地马拉]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西 四 译
283	大兵们都带些什么	
	[美国]蒂姆·奥布赖恩	蔡 慧 译
310	盘旋的鸦群	
	[日本]黑岛传治	李 芒 译
337	后记	

无形的压力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张玉书 译

作者简介：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作家。生于维也纳。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1904年后任《新自由报》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工作。战争爆发后从事反战活动，成为著名的和平主义者。1919年以后长期隐居在萨尔茨堡，埋头写作。1928年应邀赴苏联。1938年流亡英国，并加入英国国籍。1940年移居巴西。

茨威格的文学活动是从创作诗歌开始的，他的主要成就是传记文学和小说创作。受弗洛伊德影响，他的小说大多描写孤独的人的奇特遭遇，笔下的人物常被某种神秘的命运和不可名状的力量所捉弄，最终毁于某种热情。



妻

还酣睡着,呼吸均匀有力。她的嘴半张着,似乎想绽出一丝微笑或者说句什么话,在使人平静的被子下面,她年轻丰满的胸脯柔和地隆起。窗口露出最初的晨曦,但是冬日的黎明晨光熹微。日夜交错时半明半暗的光芒游移不定地在酣睡的万物之上涌动,掩盖着她们的形体。

费迪南轻手轻脚地起了床,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往往工作做了一半,会突然抓起帽子快点走出屋子,到田野里去,越走越快,越跑越快,直到精疲力竭,突然在陌生地区的不知什么地方站住,双膝索索发抖,太阳穴的脉搏突突直跳,或者他在热烈的谈话中间,突然抬头凝视,再也听不懂别人说的话,听不见别人提的问题,非得使劲控制自己才能收住心神。或者晚上脱衣服时他会走神,把脱下的鞋拿在手里发愣,呆呆地坐在床沿上,直到妻子叫他,或者靴子突然骨碌碌地掉到地上,他才悚然惊醒。

他此刻刚从有些闷热的卧室走到阳台上,觉得有些寒意。他不由自主地把双肘紧贴着身体,好暖和一些。眼前山坡下的景色还完全笼罩在浓雾之中。平时从他那建在高处的小屋远眺,苏黎世湖宛如一面磨光的镜子,倒映出天上匆匆驰过的片片白云。今天在湖面上涌动着一层厚厚的乳白色泡沫。他的目光所及,手所触摸,一切全都潮湿、昏暗、滑溜、灰暗,树上滴下水珠,梁上渗出潮气,渐渐从雾气中升起的世界,就像一个刚从洪流中逃出来的人,身上还一串串地往下滴水。透过浓雾,传来人声,咕噜咕噜,沉闷



模糊，犹如溺水者的痰喘。有时也传来铁锤敲打的声音和远方教堂的钟声。平素如此清朗的钟声此时听上去湿淋淋的，像是锈铁的响声。在他和他周围的世界之间横亘着一片潮湿的黑暗。

他觉得寒气袭人。可他仍然站着，双手更深地插在衣袋里，期待着雾散天晴、一览无余的景色。浓雾犹如一张灰纸，开始慢慢地从下往上卷起，他感到无限眷恋山坡下这可爱的景致，他知道一切都井然有序，只是被清晨的雾霭遮盖，那美丽景色明晰清楚的线条平时使他自己的心境豁然开朗。多少次，由于心烦意乱，他走到这窗前，从眼前平和宁静的景色找到慰藉；对岸的房屋，亲切友好地一幢挨着一幢，一艘汽艇轻巧安稳地分开澄蓝的水面，一群海鸥，欢快地在湖岸的上空飞翔，从红色的烟囱里冒出缕缕炊烟，像弯曲的银线冉冉上升，飘入连续不断的午间钟声，所有这一切如此明显地告诉他：和平！和平！他分明了解这个世界的疯狂，竟然会一反常态，相信这些美丽的标记，他竟然会因为这新选择的故乡而有好几小时忘记了他的故国。几个月前，他为了逃避这个时代，逃避周围的人，从正在交战的国家来到瑞士，感到他那残破不堪、伤痕累累，被恐惧和惊慌弄得烦乱不堪的心灵，在这里渐渐平复，伤口渐渐愈合。这里的景色使他心绪宁和，那纯净的线条和色彩呼唤他去从事艺术创作，因此每当眼前景色幽暗，就像在这破晓时分，浓雾把他眼前的一切全都遮盖之时，他总感到自己已和从前判若两人，并且又有动力推他向前。这时他心里突然对一切在山下笼罩在黑暗中的人们，对他故乡的人们，对那些也是这样沉没在远方的人们，产生无限的同情，对他们和他们的命运有着无限的同情，无限的渴望和他们紧密相连。

在雾霭中的什么地方，教堂钟楼的钟敲了四下，然后为了报时，又以更清亮的声音，敲了八下，钟声响彻三月的清晨。他觉得自己置身于高塔的尖端，说不出的孤独。眼前是广袤的世界，他的



妻子在身后她梦乡的黑暗之中。他内心深处萌生强烈的欲望,想撕破雾气筑成的这道柔软的墙壁,到个什么地方去感受自己确已醒来,生命确实存在。他仿佛把目光从自己身上射向远方,他觉得在村子尽头,在坡下灰蒙蒙的一片之中,沿着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道路一直向上延伸,通向山岗,仿佛那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挪动,是人还是动物。很小的形体为薄雾所遮盖,走了过来,他先是感到一阵喜悦,除他以外居然还有人醒着,可同时也感到好奇,焦急、病态的好奇。那灰色的形体现在向前移动的地方,有个十字路口,通向邻村,或者通到山上:那陌生人似乎在那儿稍稍犹豫了一下,吁了口气,然后慢悠悠地沿着羊肠小道登上山来。

费迪南感到一阵不安。这陌生人是谁,他问自己,是什么无形的压力驱使他离开他昏暗的卧室的温暖,像我一样,走出门去,踏入这清晨的寒冷?他是要到我这儿来?他想找我干什么?现在,近处雾已稍散,他认出来了:这是邮差。每天早晨,钟敲八下,他就爬到这山上来。费迪南知道是他,也想像得出他那木然的脸,蓄着水手的红胡须,须根已经变白,还戴着一副蓝眼镜。他姓鲁斯鲍姆^①,而费迪南则管他叫“鲁斯克纳克”^②,因为他动作生硬,神气庄严。这个邮差总是把那黑色的大包庄严地往右边一甩,然后俨然地把信件交给人家。看到邮差一步一步地迈步登山,把邮袋挎在左边,努力迈动短腿,神气相当庄严地走着,费迪南不由得想笑。

可是突然间他感到自己的双膝直哆嗦。举到眼睛上的手像瘫痪了似的掉了下来。今天,昨天,这几个礼拜的不安,又一下子涌来。他心里感觉到,这个人正向他走来,一步一步地,是冲他一个人来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打开房门,从他酣睡着的、

① 鲁斯鲍姆,德文,意为“胡桃树”。

② 鲁斯克纳克,德文,意为“胡桃夹子”,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中的人物。



妻子身边溜过去，急急忙忙地走下楼梯，沿着两旁都是篱笆的小道迎着来人走下坡去。在花园门旁，他碰上了邮差，“您有……您有……”他连说了三次才把话说出口来：“您有什么东西给我吗？”

邮差抬起沾满雾气的眼镜看看他。“是的，是的。”他猛地一下把黑邮包向右边一甩，伸出手指——因为在寒雾中冻得又湿又红活像粗大的蚯蚓，——在信件中掏摸，费迪南索索发抖。邮差终于把信掏了出来，一个褐色的大信封，上面印着“官方文件”四个大字，下面是他的姓名，“请签字。”邮差说着，舔湿复写笔，把登记簿递给他。费迪南很快地写下了他的名字，由于激动，字迹无法辨认。

然后他抓过那只又红又肥的手递给他的那封信。但是，他的手指如此僵硬，信件从指间滑落，掉到地上，掉进湿土和潮湿的落叶之中。他弯下身子去捡信，一股霉烂的恶臭直冲他的鼻腔。

就是那件事。现在他知道了几周来是什么东西扰乱了他内心的安宁，就是这封信。他违背心意，期待着从荒唐、粗野的远方给他寄来的这封信，这封信寻找着他，用死板的、打字机打出的字句扑向他那热气腾腾的生命，扑向他的自由。他感觉到这封信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向他走来，就像一个在翠绿的密林中巡逻的骑兵，感觉到一根看不见的冷冰冰的枪管向他瞄准，里面装了一小粒铅丸，想射进他的肌肤深处。看来反抗是白费力气。他一夜夜在脑子里想来想去的那些小小的诡计，全是徒劳；现在他们还是找到他了。不到八月以前在边界那边，他赤身裸体站在军医面前，因为寒冷和恶心而浑身发抖。那军医就像一个马贩子，捏捏他手臂上的肌肉。他从这种屈辱中认识到，在这个时代，人的尊严已丧失殆尽，欧洲已堕落到奴役之中。两个月之久，他强忍着在爱国主义滥调的污浊空气中生活，但是渐渐地，他感到憋气。他身边的人张嘴说话，



他就觉得看见他们舌头上粘着谎言的黄苔。他们的话,使他反感。看到冻得发抖的妇女们,天还没亮,就拿着装土豆的空口袋,坐在市场的台阶上,他的心都碎了:他攥紧双拳,到处溜来溜去,感到自己火气很旺,而且充满仇恨。由于自己的愤怒徒弱无力,他对自己也产生反感。多亏有人为他说情,他终于得以和他的妻子一起移居瑞士。他越过国境线时,血液突然涌上面颊。他脚步踉跄,不得不紧紧抓住柱子。他第一次又感到自己是人,感到生活、事实、意志、力量又属于他。他的肺叶张开,从空气中呼吸自由。祖国,现在对他来说只是监狱和压力。异国成了他的世界故乡,欧洲成了人类。

但这种欢快、轻松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恐惧又接着涌来。他感到,带着他的名字,他不知怎的还陷在后面这片血腥的密林之中,他感到有什么东西,他既不知道,也不认识,却知道他,不肯放过他,有一只彻夜不眠的冷冰冰的眼睛,从看不见的什么地方正窥视着他。他于是缩着脖子,躲在壳里,不看报纸,这就不会看到要他报到的命令,更换住宅,掩盖自己的踪迹,让人把信件都寄给他的妻子,留局待领,避免和人交往,免得人家提出问题。他隐名埋姓,遁迹于苏黎世湖畔的这个小村子里,向农民借了一幢小屋。他从不进城,而是派妻子去买画布和颜料。但是他始终很明白:在某一个抽屉里,在千万张纸片当中夹着一张。他知道,有一天他们不知何地,不知何时,会拉开这个抽屉,——他听见,有人关上抽屉,听见打字机滴滴答答地响着,写下了他的姓名,他知道,这封信随后就会传来传去,直到最后把他找到为止。

如今这封信,冷冷地,具体地,在他的手指当中沙沙作响。费迪南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这张纸在这儿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他自言自语,“明天,后天,在这儿的灌木丛上将会开放出成千上万张,几十万张纸片,每一张都和这张一样和我无关。这‘官方



文件’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我非读它不可吗？我在人们当中并不担任什么官方职务，也没有任何官方职务可以把我管住。我的名字怎么在这儿——这难道就是我？谁能强迫我说，我就是它。谁能强迫我非读这里面写的东西不可？要是我读也不读就把它撕掉，纸片就会一直飘到湖边，我就一无所知，别人也一无所知，没有一颗水珠会比原来更快地从树上滴落到地上，我嘴唇吐出的呼吸也不会变样！除非我想要知道，我才知道有这张纸，它怎么可能使我不安？可我不想知道它。除了我的自由，我什么也不要。”

手指一使劲，想把那硬硬的信封撕破，撕成碎片。但是奇怪：肌肉不听他的使唤。他自己手上不知有什么东西违背他的意志，因为他的手不听使唤。他整个灵魂都希望他的手指把信封撕碎，它们却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打开，哆哆嗦嗦地把一张白纸展开。上面写着他已经知道的事情：“号码 34.729F。根据 M 市区司令部的指示，请阁下最迟于 3 月 22 日前往 M 市区司令部 8 号房间报到，再次接受兵役合格检查。军方证件由苏黎世领事馆转交，为此，您务必亲自前往领取。”

一小时以后，他又走进房间，妻子笑吟吟地迎上前来，手里捧着一束没有扎好的春花，妻的脸庞无忧无虑，光彩照人，“瞧，”她说，“我找到什么了！这些花就在那儿，在屋后的草地里盛开，而在树木之间的背阴地里还有残雪呢。”为了让妻高兴，他接过了鲜花，向花束弯下身子，免得看见他心上人毫无忧愁的眼睛，然后急匆匆地逃到小阁楼上，他的画室就布置在那里。

可是工作很不顺手。他刚把一块空白的画布放在面前，上面就突然出现在那封信上用打字机打的字句。调色板上的颜料，看上去像是泥泞和鲜血。他不由得想到脓血和伤口。他的自画像放在半明半暗的地方，让人看见下巴下面有个领章。“疯狂！疯狂！”



他大声嚷道,脚跺着地,把这些杂乱的图像驱走。但是他的双手索索直抖,膝盖下面的地面在摇晃。他不得不坐下,坐在小板凳上,缩成一团,直到他妻子叫他去吃午饭。

每一口饭都噎住他。在嗓子眼里,像塞着什么苦涩的东西,他每次都先得把它咽下去,而它每次又翻了上来。他弯着身子默默无语地坐着,发现妻在观察他。突然他感到妻的手轻轻地放在他的手上。“你怎么了,费迪南?”他没有回答。“你是不是得到坏消息了?”他只是点了点头,使劲地咽了一口唾沫。“军方的消息?”他又点点头。妻沉默了,他也沉默不语。这个思想一下子挺立在屋里的什物中间,粗大而又沉重,把一切全都挤到一边。它伸手伸脚粘粘糊糊地贴在刚动过的饭菜上,它像一只潮乎乎的蜗牛,爬到他们的脖子上,使他们直打寒噤。他们不敢彼此对望,只是弯着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这个思想形成的难以忍受的重负就压在他们身上。

最后,妻问道——她的嗓音里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他们叫你去领事馆了?”——“是的。”——“你去吗?”他哆嗦了一下。“我不知道。不过我不去不行啊。”——“为什么不去不行?你在瑞士,他们没法对你发号施令。你在这儿是自由的。”他从咬紧的牙齿缝里恶狠狠地喷出一句:“自由!在今天谁还有自由?”——“每个想要自由的人都有自由。你尤其自由。这是什么?——”她把他放在面前的那张纸轻蔑地扔在一边。——“这对你有什么约束力,这张废纸,一个可怜见的官厅书记员涂过的废纸,对你,对你这个活生生的人,对你这个自由自在的人有什么约束力?它能把你怎么样?”——“这张纸是没有力量,但是把它寄来的人可有力量。”——是谁把它寄来的?是哪一个人寄来的?那是部机器,是架巨型的杀人机器。可是它抓不住你。”——“它抓住了千百万人,为什么偏偏抓不住我?”——“因为你不愿意。”——“那些人也不愿意。”——



“可是他们当时没有自由。他们是站在枪林当中，所以他们就去了。但没有一个是自愿去的。没有一个人会从瑞士回到这地狱里去。”

妻控制住自己的激动，因为她看到，他很痛苦。她心里涌上一股同情，就像是对一个孩子

“费迪南，”妻说道，依偎着他，“你现在设法头脑冷静地想想。你吓坏了，我明白，这阴险的野兽突然扑到你身上，这是会使人惊慌的。可你想想，我们估计到这封信会来的。我们谈这种可能性已经谈了上百次。我为你感到骄傲，因为我知道，你会把它撕成碎片，你不会让你自己去干杀人勾当。你不知道吗？”——“我知道，鲍拉，我知道，但是……”——“你现在别说话。”她催促道，“你现在不知怎么搞的，已经给抓住了。想想我们的多次谈话，想想你写的那份材料——就在写字台左边的抽屉里——你在这文件上宣称，永远也不拿起一件武器。你已经下定决心……”他跳起身来。“我从来就不坚定，从来就心里没底。一切都是谎言，是躲避我的恐惧。我说这些话是为了自我陶醉。可是这一切只有在我还自由的时候才是真的。我从来就知道，他们一叫我，我就变得软弱。你说的吧，我在他们面前发抖？他们可什么也不是啊——只要他们没有真的到我心里去，否则他们就是空气，空话，什么也不是。可是我在自己面前发抖，因为我一向知道，他们一叫我，我就会去。”——“费迪南，你要去吗？”——“不，不，不。”他一跺脚，站了起来，“我不要，我不要，我心里一点儿也不愿意。可是我会一反我自己的意志去的。他们的威力的可怕之处，就是你会违背自己的意志，违背自己的信念去为他们效劳。如果你还有意志的话——可是你手里刚拿到这么一张纸，你的意志就化为乌有，你就服从。你又变成一个小学生：老师一叫，你就站起来，浑身发抖。”——“可是费迪南，谁在叫你呢？是祖国吗？是个书记员在叫你！一个百无



聊赖的办公室的奴隶！再说，即使是国家也没权力强迫一个人去杀人啊，没有权力……”——“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再引证托尔斯泰的话吧！我可知道一切论据啊：你难道还不明白，我不相信他们有权力叫我去，不相信我有责任跟他们走。我只知道一种责任，那就是做人、工作。我在人类之外，别无祖国，我没杀人的野心，这一切我都知道，鲍拉，这一切我和你一样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他们已经抓住了我，他们在叫我，我知道，尽管有上述种种，我还是会去。”——“为什么？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他呻吟道：“我不知道。也许因为现在世界上疯狂比理性更强。也许因为我不是英雄，正因为如此，我不敢逃走……我没法解释这事，这是一种说不清的压力：我没法砸烂这勒死了两千万人的锁链。我做不到！”

他把脸埋在两只手里。他们头上的时钟走来走去，活像一个站在时间岗亭前的哨兵。妻在微微地哆嗦。“有人在叫你去，这我明白，虽然我并不理解。可是难道你就没有听见这里也有呼唤你的声音吗？难道这里就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留恋？”他猛地跳了起来。“我的画？我的工作？不！我已经没法再作画了。今天我就感觉到这点。我已经生活在那边，不再生活在这里。现在，当全世界都变成瓦砾的时候，再为自己工作，这是犯罪。不该再为自己感受，不该再单单为自己生活！”

她站起来，转过身去。“我从来也不认为，你是单单在为自己生活着。我以为……我从前以为，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她说不下去了。泪如泉涌，使她语不成声。他想安慰她。可是在她的眼泪后面射出的却是愤怒，把他吓退了。“去吧。”她说道，“你去呀！我对你来说，算什么呢？还抵不上这一张废纸。那么你要走，你就走吧。”